

粵人信仰金花夫人 善信讚「祈子有驗」

文苑英華

之前在一場廟宇導賞中，我提到：廟宇除了要回應信仰需要外，也應適當回應民眾的現實需要。舉個例子，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廟的主祀神祇固然是哪吒三太子和真武大帝，但廟宇也有其他奉祀的神祇，如包公、觀音、十二娘娘、金花夫人、斗姆元君、六十太歲等，他們分別對應民眾不同方面的需要。今天我想談談其中一位神祇——金花夫人。

廟宇回應民眾需求

金花夫人是嶺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帶，頗為盛行的民間神祇，主要庇佑婦女的生育事宜。關於金花夫人的文字記述，最早見於明代弘治年間（1488年—1505年）刊刻的《南海雜詠》（明張詒撰，共十卷）卷二《金花小娘祠》。書中記述，在仙湖之西，相傳有一位金氏女子，自幼為巫，姿容極美，當時的人稱她為「金花小娘」。

《南海雜詠》中的「仙湖」，據載原名為「藥洲」，位於今日廣州市越秀區內。由此可見，金花夫人是地道道的廣州神祇。

說回《金花小娘祠》，書中記載她後來在仙湖死去，屍首數日不腐，而且還從屍體中散出「異香」。於是，鄉民便認定金花夫人為「神」，並為她立祠祭祀。這就是金花夫人最早的文字記載。值得一提的是，張詒在《金花小娘祠》的詩註中對此

事有所批評。他認為金花雖有「貞節顯異」，但「失身巫覡，不能守人道之常，祠而祀之，已非矣」，又指後來「巫覡假之以惑世誣民滋甚」。

作為嶺南理學宗師陳白沙的弟子，張詒對這類帶有「巫覡」色彩的民間信仰持保留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就不多作闡述了。

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大家可能會問：張詒的說法是否可靠？他又是根據什麼資料來寫的？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南海雜詠》是蒐集廣州古蹟的詩集，分為九門，資料皆擷取自地方志。

而《南海雜詠·序》也證實了這個說法：張詒在漳州公署閒暇之時，取《南海志》閱讀，並為各個遺蹟賦詩歌詠。可惜的是，宋代嘉定、淳祐，以及元代大德，三個版本的《南海志》在今日不是散佚，就是僅餘殘本，因此無法判斷金花夫人在哪一個版本的《南海志》中最早出現，也無法確定金花夫人信仰始於何朝何代。

除了明代的《南海雜詠》外，刻於康熙年間的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神語》也記載了金花夫人的事跡。內容基本上是《南海雜詠》的延伸。例如，《廣東新語》強調金花夫人終身不嫁，且在生時善於鬼神之事。在她溺死湖中後，有一尊與金花夫人極為相似的神像從湖中浮出，「人以為水仙」，於是建祠祭祀。《廣東新語》還特別指出，向金花夫人祈子「往往有驗」。當時甚至在婦女之間流傳着一首歌謠，稱頌金花夫人祈子之靈驗：



●圖為坪洲的金花廟，善信正參拜金花娘娘。

資料圖片

「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離離成果。」時至今日，「金花娘娘誕」已成為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中的一員，編號為「3.21」。每年農曆四月十六日及十七日，坪洲坊眾都會舉辦金花娘娘誕的慶祝活動。

此外，鄰近的城市也將「金花娘娘誕」列入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例如珠海市唐家灣鎮唐家村的「金花誕」，也已成爲珠海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遊記如明鑒 折射華夏風土人文

史話悠遊說

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並重，自古以來，中國歷代文人墨客總喜歡將山川之美、異鄉之俗記錄於筆端。這些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的個人遊記，不僅僅是一本文學作品，更是一面面鏡子，折射出中國各地風土人文的更迭，以及不同時代的旅人對於「遊歷」這件事在心態與內涵上的深刻轉變。

回溯遊記文學的萌芽，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在戰亂頻仍、社會動盪的背景下，文人開始轉向自然求得心靈的慰藉。北魏晚期，酈道元的《水經注》以《水經》為綱，詳細記載了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及有關的神話傳說、歷史遺蹟、人物掌故等，是中國古代最全面、最系統的綜合性地理著作。

《水經注》雖是地理巨著，卻以優美的文字描繪了無數山水地形，記錄了當時北方荒涼與南方秀麗的對比。到了唐代，隨着國力強盛與科舉興盛，文人的足跡走得更遠。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是在被貶謫時所作，他將自身懷才不遇的悲憤，寄託於永州那幽深、寂寥的奇山異水之中。此時的遊記，山水風土往往成了文人自我人格的投射，自然景觀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隱喻與個人情感。

宋代轉向「因景說理」

到了宋代，由於理學的興起，文人看待世界的目光變得更加理性與客觀，遊記的風格也隨之從「借景抒情」轉向「因景說理」。蘇軾的《石鐘山記》和王安石的《遊褒禪山記》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蘇軾不滿前人對石鐘山得名原因的道聽途說，親自乘小舟考察，得出「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的真知灼見；王安石則透過登山未竟全功的遺憾，闡述了治學與做人需要具備「志、力、物」的哲理。這個時期的遊客，不再只是感傷的旁觀者，而是帶着思辨與探



●圖為安徽黃山，以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冬雪「五絕」著稱。徐霞客曾讚嘆：「登黃山天下無山。」

資料圖片

求真理的心態去體驗旅程，反映出宋代知性、務實的人文風貌。

明清時期，隨着商品經濟的繁榮、交通網絡的發達，有關旅遊體驗的記載也變得更加多元與生活化。來自江陰名門望族的徐霞客，他所寫的《徐霞客遊記》可說是將古代個人遊記推向了巔峰。他以大半生的時間遊遍大江南北，其記錄不再局限於文人的政經感慨，而是詳細記載了各地地貌、植被分布、風俗文化等等。同時，袁宏道等「公安派」文人則提倡「獨抒性靈」，他們的短篇遊記充滿了對市井生活、地方美食與民俗活動的熱情，流露出追求個人精神解放、享受當下生活的現代旅遊雛形。

縱觀這些歷代遊記，我們能清晰看見中國地理與風土人文的巨大變遷。從早期的中原核心視角，到隨着人口南遷而逐漸繁榮的江南水鄉，再到明清時期對偏遠地區的深度開

拓，遊記的地域範圍在不斷擴大。這些文字記錄了運河兩岸的商旅往來、各地祠堂廟會的喧囂，甚至是氣候變遷帶來的物候差異，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社會學與歷史學標本。部分遊記所載的建築、名勝等，到今時今日仍然存在，讓現代人有一種既視感和親切感。

旅人們對遊歷體驗的變化，更是心靈史的演進。古人的足跡雖然受限於牛車與雙腿，但他們在旅途中展現的觀察力與對生命的體悟，即便在交通發達、信息爆炸的今天，依然深深啟迪着每一位當代旅人，讓現代人明白到，旅遊不一定只為了打卡炫耀，更是对中國各地風土人情的親身體驗。

●羅展恒

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

韓愈開文運興潮州

百姓讚為「濱海鄒魯」

文化淺談

韓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因韓氏為昌黎（今屬河北）大姓，又自稱昌黎人，世稱韓昌黎。韓愈二十五歲中進士，曾任監察御史，因上書言事觸怒權貴，被貶為陽山令。至淮西節度使吳元濟起兵叛亂時，一向痛恨藩鎮割據的韓愈積極主張討伐，並且擔任裴度的行軍司馬參加戰役。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淮西亂平，韓愈因功升為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晚年的憲宗沉迷佛道，聽說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供奉的釋迦牟尼指骨舍利每三十年開放一次，讓人瞻仰，能夠求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憲宗決定迎接佛骨舍利入宮供奉，此舉掀起了迎佛骨的崇佛狂潮，舉國上下勞民傷財。

韓愈以儒家思想學說正統自居，反對鋪張浪費的佞佛行為，他上了《諫迎佛骨表》，勸諫憲宗不應做這種迷信的事。憲宗大怒，認為韓愈誹謗朝廷，要處斬他。在裴度及其他大臣求情下，憲宗把韓愈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刺史，遠離京師。

那時潮州被視為蠻荒之地，文化落後，弊政陋習甚多，農耕方式原始，鄉村學校很少。《唐律》中明文規定不准沒良為奴為婢，但那時潮州卻還在買賣人口。當地習俗迷信鬼神，居民有病不肯求醫，只是求神問卜，指望顯靈醫治。針對潮州江河鱷魚成災，韓愈撰寫了《祭鱷魚文》以安定民心，然後「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獵殺清除鱷魚。同時積極興修水利，引入及推廣北方先進農耕技術，增加農業產量。又令奴婢可以工錢抵債，錢債相抵即可恢復自由身，不抵者可以納錢贖身。

捐俸祿供學生膳食

此外，韓愈積極興辦教育，推動文教，把中原先進文化帶到潮州。韓愈捐出俸祿用作州學學生的膳食費用，他又委任趙德代理海陽縣尉之職，專門管理州學。文化教育的推廣，使潮州地區的文明程度大為提高，當地百姓稱韓愈為「濱海鄒魯」。

不久之後，韓愈便被朝廷召回長安，初任兵部侍郎，後轉吏部侍郎兼京兆尹。韓愈任職潮州不足一年，但在潮州發展史上聲名最高，對後代的影響也最深遠，有關韓愈的事跡在潮州百姓中廣為傳頌。

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駢體文，唯美之風大盛，時人寫詩論文只注重平仄、音韻、排偶等外在形式，忽略了文學自身的價值。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隋唐。雖然文學家陳子昂、張說等人曾提倡改變文體，以古代散文體為基礎，採用明朗樸實的文字，然而未能扭轉風氣。

韓愈認為魏晉南北朝以來，社會風氣墮落，文風也隨之衰敗，許多文士寫文章喜歡堆砌詞藻，講求對偶，缺乏真情實感，決心改變這種文風。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強調文章不但要從文體上進行改變，而且形式也要採用先秦兩漢的散文來替代駢文。

韓愈認為所寫的文章內容必須要有思想，要言之有物。他提出「文以載道」的主張，即文道合一，並以道為主，主張為道而寫文章。韓愈所謂的「道」，不但是維護統治者的儒家正統學說，還是主張憂天下而不贊成「獨善自養」，要「兼濟天下」而不贊成獨善其身的為官任事之道；亦是關心社會、反對毒化社會風氣的正本清源之道；同時是重視人才、選拔人才、培養人才的為國選賢之道。

●緩園 資深中學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圖為遊客參觀韓愈故里。

資料圖片

牢記「根在河洛」 客家眷戀千年不斷

文自由戲

每次戴上耳機聽周深的《若思便思》，總會被溫柔的旋律戳中心底最柔軟的地方。沒有撕心裂肺的傷感，只有綿長治癒的牽掛，尤其是開篇清亮又古樸的客家話唱腔，一響起就勾起我這個客家人的滿滿情懷。很多人只當這是一首溫柔的思鄉情歌，卻不知道這首歌的底色，藏着客家人跨越千年的遷徙故事；藏着億萬客家人刻在骨血裏的、對中原河洛故土的遙遠眷戀。

這首歌最動人的地方，是把宏大的歷史揉進了普通人最樸素的思念裏。歌詞裏的「豫州夜漸遠，人在丹崖山南」，短短十個字，道盡了客家人千年的來路。豫州，便是如今的河南河洛之地，是所有客家人公認的精神原鄉與祖根故土。很多人疑惑：客家人聚居在粵閩贛山水之間，為何始終牽掛北方中原？答案就藏在千年遷徙的過往裏。

一千七百多年前，永嘉之亂打破了中原的安寧。黃河洛水滋養的河洛兒女，為避戰亂，不得不告別故土家園，開始了浩浩蕩蕩的「衣冠南渡」。他們收拾行囊、攜老扶幼，走出洛陽大谷關，跨過長江、翻越武夷，一路向東南轉徙。這一長走，不是短途

遷徙，而是世代扎根的遠行。這群從中原走出的先民，在南方群山之間開荒拓土、安家立業，慢慢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客家民系。

堅守方言與傳統

世人稱他們為「客家」，意為客居他鄉之人。可山河能改、居所能換，刻在骨血裏的根脈，從來不曾遷移。哪怕扎根嶺南沃土，遠離中原故土，客家人始終守着來自河洛的家風與文脈。古老的客家方言，保留着中原古音，一字一句都是河洛雅言的遺存；勤儉質樸、崇文重教、堅韌守禮的客家家風，承襲着中原禮樂文明的底蘊；逢年過節的祭祖儀式、傳統習俗，更是代代相傳，從未斷絕。

我們如今聽懂《若思便思》，才算讀懂了客家人的深情。普通人的思念，是思念遠方的家人、故鄉的煙火；而客家人的思念，是跨越千年、跨越山海的溯源之情：是身在丹崖山南，心向河洛故土；是世代客居他鄉，始終北望中原炊煙。歌詞裏「北邊只等一隻客家船」，寫的從來不是一葉孤舟，而是無數客家人代代相傳的歸鄉執念。

這份思念，從不悲涼，反而格外有力量。千百年來，客家人帶着中原文明的底氣，在異鄉扎根生長、生生不息。他們吃苦耐勞、

抱團向善，在山野間建起團屋家園，在歲月裏傳承文脈，把顛沛流離的遷徙之路，走成了生生不息的傳承之路。

遍布全球的億萬客家人，無論身在何方，始終記得「根在河洛」，這份刻在血脈裏的牽掛，就是最動人的家國情懷。

周深空靈婉轉的歌聲，恰好接住了這份千年深情。溫柔的曲調裏，沒有歷史的厚重感，只有最純粹的思念與期盼。它讓我們明白，思念從來不是單向的回望，而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雙向奔赴。中原河洛的煙火，滋養了客家先民；萬千客家兒女的眷戀，也讓河洛文脈生生不息、代代流傳。

「人若思便思，終會相見。」這首歌的結尾，是溫柔的期許，也是客家人最篤定的信仰。山河萬里，歲月綿長，居所可變、山海可隔，但根脈永續、思念不止。那些藏在歌聲裏的牽掛，藏在民俗裏的傳承，藏在血脈裏的溯源，都是客家人寫給故土最溫柔的情書。千年遷徙路，萬般思鄉情，最終都化作一句：根在河洛，心念歸途，歲歲年年，思念不息。

●籬澄 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